



八千里路云和月

仓、桑葚、无花果,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水果争先恐后地上市,唯恐误了时机、失了先机。

夏日,走在乌市的街道上,除了丰富的水果养眼、养心、养胃外,在胜利路392号(旧称“八户梁大院”)大院内有一栋两层高的房子。黄色外墙、青砖灰檐、土木结构,建筑风格中俄皆有。女友告知,这是一个纪念馆。口中还囫圇一个杏儿,未来得及吞咽,连忙记纪念馆的尊姓大名,“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女友一字一字郑重地说。闹市中居然有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馆,诱人可人的水果暂时先搁置,我们走进了纪念馆。

1937年10月,因时势紧迫而设立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是一条隐秘而伟大的红色交通线。称其隐秘,是因为在其中或往来的中共党员遵守“三不”原则: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不公开、不挂牌,对外称“八户梁第三招待所”,办事处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公开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具有保密性质;称其伟大,是因为这条红色交通线是关乎抗日战争走向的生命线。据档案馆内珍藏的史料显示,1937~1941年,前苏联通过这条贯穿中国新疆、甘肃的国际大通道,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万挺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武器弹药是战争时期的“硬通货”。红色交通线还承担运输关乎生命的药品、粮食等“软黄金”。战争是何等无情,例如阿司匹林等抗生素,无疑是前线作战人员的救命药,千金难买,比金条还要珍贵!

这条红色大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前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霍尔果斯—迪化—星星峡公路)长达1800余公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隐秘而伟大,而是这条大通道的修建、维护和保养,均由当地沿线各族群众自发完成,仅沿途设立的接待站就有10个。今天科技日新月异、交通便捷,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条通道是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联系的唯一通道,是扭转和盘活抗日战争局面的“棋眼”。这条红色生命线是各族人民血肉之躯筑筑起来的。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二十世纪30年代末,一锄一镐、一挑一拉,在戈壁、滩涂、山地、移动沙漠的边缘,各族同胞忙碌的身影下,修起了公路、建起了国际联系,今天想起,都觉得不可思议,是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艾尔肯别克祖辈逐水草而居。他说,1938年9月,抗日救亡如火如荼之际,包括他家长辈在内的各族民众积极捐款捐物。他爷爷的爷爷将家中所有银器都捐献了,连祖母陪嫁的嫁妆,盛胡尔达克的银勺子也一同捐献。他的族人有的捐金饰、有的捐牛羊马,将所有的物件、牲畜折现成金和大量购买了10架飞机,统一取名为

“新疆号”。陪嫁的银器、祖传的金饰,财富和财产象征的牛羊马,变变变,成为天上翱翔的大飞机,抗日前线战场上击敌的有力武器。危难之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关键节点,各民族间的团结是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心中形成了统一的心理认同。爷爷的爷爷叮嘱爷爷,以后的孙子名字叫“艾尔肯”,“艾尔肯”是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思。

听了艾尔肯别克讲述银勺变战机的故事后,我开始对国际大通道感兴趣。大通道除了跨越国境这一显著特点外,其实是两条线,天上地下,航空和陆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所见的红色大通道为陆路(公路),有霍尔果斯、迪化、吐鲁番、哈密、星星峡、酒泉、武威、兰州等10个接待站。站内负责供给、保养、转运、储存汽油、药品、弹药等重要战略物资及信息情报人员。陆地运输的缺点是耗时多、周期长,发生意外的几率随着时间地点的延宕而增加。兵贵神速,1938年10月,在前苏联援建的伊宁机场增加了空中运输线。至此,陆路和航空线双线齐管之下的运输援华物资重要通道已形成。航空线主要是从伊宁到迪化(乌鲁木齐)再到兰州,其优点是快速有效,缺点是受限于自然气候条件影响,经济成本高。陆路运输是对航空线运输的有力补充,常规首选。紧急情况下,航空线发挥特殊重要作用。通过这一双轨并行的国际大通道,共产国际和苏联给抗战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大批军事物资快速运抵抗日前线。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大通道就是运送造血干细胞的大动脉。人体有了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才能流向全身脏器,维持机能和生命特征。那时,全国爆发的抗日战争如同具有整体性的人体,少了武器弹药、飞机大炮,就少了造血功能的干细胞,就少了与癌细胞“入侵者”干架的本领和能力。抗战中,团结、坚忍、患难与共是各族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的自发表现。

回望过往,各民族大团结抗日的一幕幕、一桩桩,质朴无华,洋溢着高级的美感。宋朝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具有极高的文学才华。他的名篇《满江红·写怀》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红色大通道飘荡着岳飞口中“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情壮志,凝聚了多少国际友人、革命先烈披星戴月、风尘仆仆长途奔袭的初心,长年奋战在隐秘而伟大国际生命线上的信仰。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的交通大动脉如连霍公路、兰新公路相继投入运营使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天山南北再次成为“西出”重要通道。国际大通道出彩出新,其作用在新的历史大背景下,必将发挥更为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青青子衿”遇到“悠悠药草香”

□ 光静静

动物和昆虫在这里繁衍生息,数千种野生植物在这里扎根生长,其中,有700余种药用植物和药用、食用大型真菌,是名副其实的“百草堂”。

二

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自有美好,闻香而来!

在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二楼医馆,常有一位气定神闲的老先生在此坐堂。他就是在阿勒泰中医药行业声名远播的王仁老先生。年近八十的他,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爬山过沟的本事依然不输年轻人。17岁开始在牧业队当赤脚医生,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春夏秋冬的转场生活,随后被推荐到北京中医学堂上学,毕业后选择回报家乡阿勒泰,几十年风雨中用双脚丈量这片金山银水中的万物生灵,秉仁心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兄弟姐妹赠医施药、治病救人。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穿越古今。2019年3月,阿勒泰地委为弘扬中医药文化,普及传承中医药知识,宣传阿勒泰地区的中药材种植,计划筹建阿勒泰中草药博物馆。出于对中医事业、中

医文化、药用植物以及阿勒泰这片土地的热爱,他积极投身到中草药博物馆的建设中,即刻组建一支6人团队作为中草药博物馆筹备组,负责中草药图片拍摄,标本的采集、制作、装裱。几个月中,他们跋涉于阿尔泰山水之间和戈壁荒漠,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方就骑马,马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经历了风吹、日晒、雨淋,千辛万苦,走遍了阿勒泰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这座“百草堂”已成为新疆唯一展示中医药文化和传统民族医药文化的场馆,成为地区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曾迎来多位国家、自治区重要领导人以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新疆各地的中医药、药用植物研究人员、爱好者、游客等三万余人参观、游览,成为来阿游客的打卡地。同时,馆内还建立了中医药文化的研学基地、青少年科普基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等。

“每一味本草都有其生长的最佳境域,中药谓之‘道地’。中医药文化发展至今日的全民自信,也是时代的缩影。文化自信是民族、国家的灵魂,中医作为中华国粹、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中医文化的自信!”王仁说。



听主席讲话

朱丰莉作

《金山流水》之——

入党的记忆

◎我连续两年考核优秀,1996年5月被党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父亲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组织上入党是一回事,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爸,你放心,就像我当初来新疆时说的那样,‘即使不能给学校和父母争光,也绝不会给学校和父母丢人。’”父亲默认了我的表白,而我,也至今坚守着这个标准不高的人生底线。

——克 兰

大约在我9岁那年的一天,向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乐呵呵地告诉母亲,他人党了。父亲那溢于言表的神情,在我童年的心灵里就此留下了一段不解的记忆!

次年秋天,父亲被派往离家七八里远的某所山村小学任教,日日早出晚归。农忙时,母亲只好把姐姐和我当成了帮手,重农活则请三舅帮忙。三年后,父亲回到中心小学,只是,又被抽到社教工作队驻村……那几年,母亲起早贪黑操持家务,还接裁缝活,日子过得十分辛苦!为此,母亲偶尔会埋怨,性情急躁的父亲时不时回应两句,随后,便悄声忙活家里家外的大小事宜……师范学校速成班毕业后,父亲一直在乡村执教,入党多年,做事始终谦和、低调。退休后,他自愿参与村里稻田灌溉监管,公平、妥当地解决各家各户的浇水问题,受到一致好评,因此,接连两次被评选为“村镇优秀共产党员”,奖状被郑重贴在了家里的毛主席画像下方,很是抢眼!1999年春节,我携妻女回东港小店子探亲,闲聊时,母亲指着墙上的奖状说:“你爸辛苦了半辈子都没得过奖状,退休后反而得了两回……”母亲的话,让我感受到那两张奖状的分量,也让我童年时那段费解的记忆,终于有了答案。

2000年春,我正在福海县蹲点开展“三讲”工作,弟弟来电话说父亲被检查出胃癌。7月初,我才请了长假从阿勒泰赶回大洋河畔孤山下的姐姐家,看到病榻上枯瘦如柴的父亲时,忍不住泪目!那阵子,从没学过打针的我,每天竟然能熟练给父亲注射镇痛剂;父亲清醒时常说:“胜军啊,爸爸没啥……”我明白,他是想说自己这辈子能给予儿子的太少!我,欲哭无泪,赶紧安慰道:“我现在挺好的,当年您和妈妈支持儿子去新疆,我才有了今天……”

胃癌晚期,难以进食,父亲只能靠注射蛋白乳维持精力,靠注射杜冷丁减轻疼痛,弥留之际,未能留下遗言!处理完后事,母亲这样念叨着:“你爸的胃病是退休后得的,稻田浇水的活得罪人,村里只有你爸上心;浇水的日子,茶饭不思,经常要忙到半夜……”母亲的爱,胜于父亲对她的理解,直到这时我才明白。

父亲的脾性大部分遗传给了我,“性情耿直,脾气急躁”是同事、朋友对我的中肯评价。但从童年、少年,再到青年,我都是“后知后觉”,总比同龄人慢半拍——小学时,我比同伴晚加入少先队;读高中时,我是班里五个非团员之一。还记得“五四”青年节那天,团员都外出参观,而我遵照班主任滕老师的安排,带领几个非团员同学在学校楼后的耕地里栽种土豆……收获季到来时,我们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心上溢满了别样的欣喜……

后来,我考上丹东师专,读的是化学专业,却挚爱文学,竟然被物理老师这样“调侃”:“中国有个大艾青,我们班有个‘小艾青’。”1984年毕业时,征得家人同意,我志愿申请来疆获得批复,最终来到阿勒泰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父亲一心希望我积极要求进步,早日入党;而我始终沉浸在文学梦中,直到1993年调入机关工作后,才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安排了一民一汉两位党员干部作为我的入党培养人……

接下来,我连续两年考核优秀,1996年5月被党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父亲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组织上入党是一回事,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

“爸,你放心,就像我当初来新疆时说的那样,‘即使不能给学校和父母争光,也绝不会给学校和父母丢人。’”父亲默认了我的表白,而我,也至今坚守着这个标准不高的人生底线。



“喀纳斯”与“维纳斯”一字之差,但都是美的化身。感受维纳斯之美,你多少得具备点美学、历史学、神话学、雕塑学知识,感受喀纳斯用不着这些,她的美傻子都能看出来!

喀纳斯是一所大学校,入学门槛极低,能去就行;但,毕业极难!人们一旦入学,就手脚不闲地忙活起来,算是交作业吧——有点才艺的,或吟诗作文,或取景摄影,或调色绘画;啥也不会的,也会举着手机拍个不停……似乎人们一到如此圣洁的地方,不干点啥,就对不起这山这水,弄得一旁放羊的牧人一头雾水!

我一直认为,喀纳斯游是金山旅游的最低档,没难度,谁都能去!进去之后,看皑皑白雪、清清湖水、曼妙云烟、葱郁林木、明艳野花……以为来到世外桃源或人间仙境,殊不知自己所到的地方竟是世界的本原,或者说人类的老巢。

这是一个诞生生命与智慧的地方,是什么让我们对她有了陌生感?学者余秋雨说:“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很依家的奶奶不宜于盛装……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至于,世居在喀纳斯湖畔的牧人,他们早已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

因此,游喀纳斯越淳朴越好。湖山已经敞开最质朴的胸怀迎接你,你也不必大装腔作势!画画,越傻越好(木心语);摄影,越傻越好;写东西,越傻越好;因此说,喀纳斯的美傻子都懂,不算骂人。

行文至此,哑然失笑!我劝别人傻点,自己撰文却透着精明。

惊世骇俗的喀纳斯有着薛芭钗般的智慧——人谓装愚,自谓守拙。常听有人这样介绍:“最好秋天来,秋天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喀纳斯的四季——春天绿、夏季青、秋季黄、冬太白,她不敷衍任何一个季节,不偷工减料,本本分分地完成着岁月交办的使命!

人到了超出经验的景色面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傻乎乎的乱叫。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着泰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完全没说出个所以然。不过,这倒也是一种办法(汪曾祺文)。何必搜肠刮肚地寻词觅句,傻子似的喊出:“真绿!真黄!真白!”不行吗?

多年前,我在撰写文章《这片湖山》中说过:“喀纳斯被誉为‘梦中家园’,夜宿湖畔,清晨在睡梦中清醒的过程等于是梦的‘开平方’。”

木心说: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不是创作在前,欣赏在后,而是,欣赏在前,创作在后。

看看这些精美的摄影作品,很容易体味到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哪一幅不是欣赏在前、创作在后,哪一幅不是苦心孤诣之举。

搞艺术所遵循的一句最精粹的话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也就是说:搞艺术,没点傻劲儿怎么行呢?

◎喀纳斯越淳朴越好。湖山已经敞开最质朴的胸怀迎接你,你也不必大装腔作势!惊世骇俗的喀纳斯有着薛芭钗般的智慧——人谓装愚,自谓守拙。常听有人这样介绍:“最好秋天来,秋天是喀纳斯最美的季节。”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喀纳斯的四季——春天绿、夏季青、秋季黄、冬太白,她不敷衍任何一个季节,不偷工减料,本本分分地完成着岁月交办的使命!

——杨建英



喀纳斯的美傻子都懂
——题《印记新世界》之《这里是新疆——喀纳斯》

千字文